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 
第四十六回 張繩祖交官通賄囑 假李逵受刑供賭情

且說孔慧娘天生聰明，秉性柔和。自幼常聞父親家訓，婦女「德、言、容、功」的話說，固是深知，即是丈夫事業，讀書教身的道理，也是齊曉的。並那立朝報國，居官愛民，青史流芳，百年俎豆的話，也聽父親說過。心下這個明白，直是鏡兒一般。近日見丈夫所為，般般下流，眼見這些丈夫事業，是沒份了。今日一發拉在街心，吆吆喝喝，還有什麼想望呢。若是那些中流女人，現今守著肥產厚業，有吃有穿，也將就過的。爭乃慧娘是個不論貧富，只論賢不肖的見識，如何咽得下去？

所以街上吵時，聲高聲低，直達深閨。這慧娘身上軟了，麻了，一口痰上了咽喉，面部流汗如洗，四腳直伸不收，竟把咽喉被痰塞住，不出氣兒。冰梅一見，丟下興官，急將慧娘抱在懷中，淚流滿面，聲聲只叫：「大孀子，醒醒！」王氏聽得冰梅叫聲，急忙走來，也扶住頭叫道：「我那孝順的兒呀，你快過來罷！」趙大兒慌了，尋酸惡水灌著利痰。王中到東樓外問明，飛跑到姚杏庵舖內討方兒去。這興官雖無甚知識，手拿了一根飴糖，硬塞到慧娘口邊，只叫：「娘吃糖。」冰梅心如刀割，只像怕塌了天一般。合家慌的沒法兒。紹聞徘徊院中，倍覺難堪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乾的原不成事，你也氣性太大。」王氏忽然想起書櫃中真橘紅，恰恰湊手，尋著灌下去。遲了一杯熱茶時，慧娘咽喉作聲，冰梅用手推揉，少時吐了一口稀涎，漸漸透過氣來。王氏道：「老天爺若叫俺孩子好了，烏豬白羊，年節時還願。」趙大兒送來一杯姜茶，慧娘呷了兩口。興官遞飴糖到慧娘手裡，慧娘奄奄氣息才說出話兒，道：「你吃罷。」王氏道：「你怎的又把舊病犯了？」慧娘道：「這一會兒也不害怎的，娘放心罷。」

眾人見慧娘已蘇，各自照料已事。只冰梅抱著興官，奉茶送湯。趁空兒勸慧娘道：「大孀子氣性大，要忍耐著些，也想開著些。」慧娘道：「冰姐，不是我有氣性。只是惹氣，也是人家有的，難說咱家惹的卻是這一號兒氣。這一號兒氣，許人家惹，怎許書香人家，弄出這一場羞辱。」因細語道：「我身上已有大病，自己心裡明白，多管是不能久了。」冰梅道：

「請醫生調治就好了。」說話間譚紹聞進的門來，也知妻妾在說些什麼，可惜自己沒有說的。

一夕無話。到了次早，紹聞與王中主僕相見，紹聞害羞，王中也覺的害羞，彼此都無可言。王中也不敢問老賈討索的是何款項。紹聞也不好說是被人哄醉，輸了賭賬。王氏只喜嬌兒重逢，賢媳無恙，也不大究所以。

忽一日早起，雙慶引了一個差人到前院，手執著一張朱票兒。上邊寫著：

祥符縣正堂程，為賴債不償，反肆毒毆事。據賈李魁稟前事稱，譚紹聞欠銀五百兩，押券作證，賴債不償，反肆毒毆。

為此票仰去役，即喚譚紹聞並家人王中，保人白興吾，當堂質訊。勿得需索，違誤乾咎。火速。須票。

譚紹聞看完縣票，心中惶恐，不能不叫王中計議。一面安置來役，是不用說的。

看官試想，紹聞欠債，本係賭賬，假李逵有七個頭八個膽，敢去鳴官麼？原來此中有個緣故，是從紳士結交官長上起的。

從來紳士盤賭窩娼，一定要與官長結識。衙署中奸黠經承書吏，得勢的壯快頭役，也要聯絡成莫逆厚交。就如同那鳥鼠同穴山中一般。程公南陽查勘災黎，上台委令主簿董守廉代折代行，這就引出這一事端。假李逵到譚宅放肆一回，惹出合街公憤，幾乎挨打。張繩祖已是不敢再叫去催討這宗銀子，又怎甘心放下口邊肥肉，因與王紫泥計議道：「譚家這個孩子，去年一次叫他贏了一百兩，不過是給點甜頭，誰料再不吞鈎。前者費了多少計策，承許下多少人事，才按到他身上五百兩，他還拿了七兩現銀子去，竟是偷跑了。那時我真怕弄出人命官司來，又怕跟究出范姑子那一番情節——范姑子上了堂，只用一搵子，定會滿口承招。現今程縣公是百姓的父母，光棍的閻王，咱兩個這不大前程，便要『有恥且革』地位。罷罷罷，講說不起。」

譚紹聞如今回來了，這才把心裝到肚裡。日昨我叫賈李魁去問他要這宗銀子，這老賈全不曉得，問主戶人家子弟要賭賬，不過是將將就就，哄到手中便罷。這個粗皮狗攬的，不知怎的發了威，惹得蕭牆街街坊一齊發火。多虧白存子在那街上開過酒館，臉兒熟，連推帶勸，才走開了。如今若叫老賈再去索討，這狗畜的有酒膽無飯膽，他又不肯出門邊兒。老王你看，若說這宗銀子舍了罷，咱連這范姑子四兩，夏逢若十兩，譚紹聞七兩，倒花了二十一兩本錢，叫人怎麼處？」王紫泥道：「老沒呀，張天師出了雷——你沒的訣捏了。我問你，咱一向相與官府圖啥哩？如今程公不在衙，老董署理印務，他是與咱極相好的，性情活動，極聽人說。不如咱如今備下一份禮兒，說是與他賀喜，說話中間就提起這事。不過承許老董一個數目兒，一張票子出來，還怕譚家這娃子賴了這賬麼？」繩祖笑將起來，拍著王紫泥肩背說道：「俗語云：『廝打時忘了跌法』。正是有勢不使不如無。這一次算我服了你，就這樣辦。」

於是張繩祖辦了十二色水禮，王紫泥街上買了一個全帖，央人寫訖。各人戴了新帽，穿了新衣，脫了鞋換上靴。老賈挑禮盒，竟上主簿衙門而來。傳了名帖，送進禮物，只聽門役喝了一聲：「請。」董公早站在滴水簷前，二人鞠躬而入。為了禮，吃了茶，董守廉道：「年兄光降，已覺敝署生輝，何敢再承厚賜。」王紫泥道：「父母署理堂務，自是各上憲知人善任，升遷之兆，指日可期。虔申預賀，惟祈哂納。」張繩祖道：

「合城已傳父母坐升之喜，百姓們家家稱慶。」董守廉道：「那有這話。只是堂翁南陽公出，藩台命弟護理，不過是代折代行，替堂翁批批簽押，比比銀糧而已。遠還有不能勝任之恐。」又說了幾句官場套話，張繩祖以目視王紫泥，王紫泥會意，便道：

「目下城內有一宗極不平之事，若不告父母知道，就算相欺；若告於父母，又恐父台生嗔。」張繩祖道：「這是父台治下，理宜稟明的事，托在素愛，不可隱諱。」董守廉道：「什麼事，聆教就是。」王紫泥道：「張舍親有個表姪，叫賈李魁，借與蕭牆街譚紹聞銀子五百兩，現有花押文券可證，中人白興吾作保。這賈李魁向譚紹聞索討這宗銀子時，不惟不給銀子，且叫惡僕王中，打了一頓馬鞭子。如今賈李魁羞憤之極，情願只要四百兩，餘者願申頂感之情。」董守廉心內動了慾火，連聲道：「這還了得！這還了得！只叫令表姪，等我進堂上衙門去，補個字兒就是。這還了得！」兩個見話已入港，又敘了幾句沒要緊的閒話，吃了一杯茶，告辭而去。董公送出，又致謝了盛惠。

二人出了主簿衙門，到了家中。張繩祖笑罵道：「你怎不說是你的表姪呢？」王紫泥道：「不說是親戚，豈不是對官長扯淡麼？」遂叫假李逵到了面前，一五一十說明，笑道：「炮內轟藥已填滿，只任你這一點兒就響。」遂即商量，請了一個代書蔡鑿寫了稿兒，謄了真，用上戳記，與錢一百文，開發出去。次日假李逵拿著狀子，恰遇董守廉上衙，馬前遞上。準備好打上風官司。

全不料日方午時，程公前站回到署衙，說老爺已到朱仙鎮，日夕便可進署。董守廉原是代簽代比，全無交代。出城接著程公，程公問些藩撫司道的話。進城稟見，繳差已完，說了些南陽賑濟災黎事宜。晚上進簽押房，蠟燭輝煌，程公批閱呈詞。

只見內中有告譚紹聞賴債一詞，便叫禮房，將學台考卷送閱。

禮房送進宅門，程公要看譚紹聞名次先後，誰知出了孫山。心中有幾分著怒。問了禮房，方知誤考。又將賈李魁稟詞復看，便提筆批了「准提訊」三字。將批詞發出，著該房速速傳稿。

批了行字，催了膳細。傳票進來，過了硃筆，發於宅門。又閱了些文卷，事完就寢。

所以譚紹聞早起，便有差役票拘。譚紹聞少不得喚王中計議，方說出張宅醉後，被人哄了五百兩的話。王中也沒主意。

紹聞方欲回後邊去，那差人不依。兼且紹聞身無功名，一遇詞訟，沒有護身符兒。那差人也不言語，把一條鐵鏈子，早放在桌上。王中心內著慌，袖內急塞上銀子，還承許下事後補情的話，差人方才把鐵繩收訖。紹聞只得陪差人吃飯，只呷了幾口湯兒，看那差人狼吞虎咽的吃。飯吃完時，要帶他主僕同行。

正是：

人犯王法身無主，黑字紅點會催人。

紹聞少不得與王中跟上衙門來。交與頭役。頭役急催喚賈李魁、白興吾到案，那差人只得飛也似去了。

譚紹聞主僕在班房內，連尿泡也不甚便宜。少頃只聽得喝堂之聲，知道程公坐了大堂。也不曉得料理的甚事，遠遠的只聽得喝聲，忽作忽止。又遲了一會，那差人將假李逵、白興吾也帶到班房。假李逵見了譚紹聞，開口便罵道：「沒良心的撇白賊，借人家銀子想著撒賴，到來生變牛馬填還人。」譚紹聞吞聲不答。差人把假李逵吆喝了幾句，假李逵方住了口。

只見一個門役到門口道：「犯證到全，領上去聽審。」這差人領著一齊到了儀門，吩咐原告干證跪在東角門，被告跪在西角門。遂將朱票提著飛跑到堂上，跪下將票呈上，大聲稟道：

「賈李魁一詞，原被到案聽審。」門役將票兒放在公案，程公看了說道：「呈原案。」該房將賈李魁稟詞放在案上。程公緣昨夜事忙，略為注目，批了准訊。今日要審此案，須得將原詞細閱一番。只見上面寫著：

具稟人賈李魁，住城東南隅保正王勤地方，稟為賴債不償，反肆毒毆事。緣譚紹聞借到小人銀五百兩，白興吾作保，現有花押文券可證。小人向伊索討原銀，不意譚紹聞勒掯不償，且喝令惡僕王中，手執馬鞭子，肆行毒毆。似此以強欺弱，小人難以存活。為此具稟青天老爺案下，恩准拘追施刑。

原告賈李魁

被告譚紹聞王中

干證白興吾並花押一紙

程公看完，便叫賈李魁上堂。

皂役一聲傳喚，賈李魁跑上堂來。跪到案前道：「賈李魁磕頭，求老爺作主。」程公打量一番，問道：「你就是那個賈李魁麼？」賈李魁道：「小的是。」程公道：「譚紹聞借你五百兩銀子，是做什麼使用呢？」賈李魁道：「小的借給他，原不知作何使用。」程公道：「你不知他有什麼緊事，就借與他麼？我且問你，你怎的有了這五百兩銀子呢？」賈李魁道：

「小人零碎積的。」程公道：「你與譚紹聞是親戚，是朋友哩？」賈李魁道：「俱不是。」程公道：「借五百兩銀子也算民間一宗大事，你為甚的不係親戚不係朋友，就白白借與使用？」賈李魁道：「他是祥符有名主戶，料想借與他不妨。不料倚勢不還，還喝令僕人打小的。」程公道：「你既知他是好主戶，為什麼給他五百銀子不圖個利息？」賈李魁遲了一會道：「小的不好圖息。」程公道：「你這五百銀子何處交付？」賈李魁道：「張宅。」程公道：「那個張宅？」賈李魁道：「張老沒家。」

程公問道：「這宗事並無這張老沒？」衙役代回道：「這人外號兒叫沒星秤，是個監生。」程公笑了笑，手拿著一條紙兒問道：「這就是你們借銀交契麼？」賈李魁道：「那是譚相公親手畫的押。」程公道：「為甚的文契上是這個假李逵，狀上又是這個賈李魁呢？」賈李魁道：「小的是不識字愚民，靠老爺作主。」程公道：「你且下去。」賈李魁下堂而去。程公心中暗道：「分明是個真李逵，何曾假來！地方上人命重案，都是這樣人鬧來的。可恨！」

又喚白興吾上堂。白興吾跪下，問了姓名。程公道：「保債不是易事，他兩家借這銀兩，你是何所圖而作保？」白興吾道：「天上無雲不下雨，地下無人事不成。」程公道：「可厭的話，打嘴！」皂役打了十個耳刮子。打完，程公道：「我只問你，何處交付？」白興吾道：「小人酒館內。」程公道：「可是酒館內，你記得清白麼？」白興吾道：「譚相公在小人酒館內曾借過銀子。不止這一次，上年就借過一遭。」程公道：「下去。」白興吾下堂。

喚譚紹聞上堂，跪在案前。程公道：「譚紹聞，你借這個賈李魁銀子不曾？」譚紹聞道：「借過。」程公道：「作何使用？」譚紹聞道：「還債。」程公道：「還是債，借的不是債麼？」譚紹聞見程公顏色改變，不敢答應了。程公又問道：

「你如何誤了考試？」譚紹聞亦無言可答。遲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母親病重，想童生的母舅。童生奉母命上亳州尋母舅去了，宗師案臨，因此誤考。」程公大怒，連拍著醒堂木兒，高聲道：「你與這一起光棍廝混，也學會這一種不遮丑的白話。要尋母舅，你沒家人，也有僱工；沒有僱工，難說一個省會地方，覓不出一個人來下亳州，定要你親去麼？況且你母親病重，你還能離的寸步麼？」

程公也不再問。叫王中上堂。程公問道：「你是譚宅所用家人麼？」王中道：「小的是家人。」程公道：「本縣只問你馬鞭子這話。」王中道：「小人從河北回來，從後門進家，只聽得前門吵嚷，手中馬鞭子不曾丟下，便往外跑。那賈李魁已把小人家主撈著往外走。小人抱住不放，他把小人打了一掌，打的小的滿口流血。所供是實。」程公點點頭兒。不再下問。叫賈李魁、白興吾一齊上堂，四個並跪公案前邊。程公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你們是一起賭博，強索賭債，彼此爭執，還敢膽大瞞天來告誑狀！」賈李魁道：「不是賭博，是借債，只求老爺作主追比。」程公道：「若是借債，這五百兩銀子，也算民間一宗大交易，也該有個文契，寫的有頭有尾，成色秤頭俱要注明。為甚的撕一條紙兒，沒頭沒腦幾個字，就過了一注子大財？賈李魁你說實情。」賈李魁道：「委實是借債，不是賭博。」程公道：「既然是借債，為甚一個說張家交付，一個說酒館交付？」賈李魁始知口供互異，露了馬腳。心生一計，回說道：「若果是賭博，小的情願與譚紹聞一替一板子挨，有甚不敢承認呢？」這一句話，不過是料程公念譚紹聞是個童生，受刑之後，難以應考，少不得往借債上推問的意思。不料這一句話觸的程公大怒，道：「好一個惡棍！本縣因你們這宗賬明是賭欠，本意只圖就事結案。不想你分外株連，俱是干係他人前程的話。你口稱張監生家交付，明是在張監生家賭博。

看來棍來，先來你這原告、干證，一個張宅交銀，一個酒館交銀，口供互異情由。」

門役喝了一聲：「皂隸夾人！」皂隸房一聲喊，堂上來了七八個虯髯大漢，把那個三木刑兒，早豎在堂上，喝一聲：「大刑到！」滿堂應聲。白興吾著急，連聲說道：「是張家說合，酒館交銀！」程公道：「再打他這個嘴！」早有一個皂隸從背後抱住白興吾的頭，打了二十個耳刮子。打的兩腮發腫，滿口吐紅。程公命作速把這賈李魁夾起來。幾個皂隸按住，把襪子褪了，光腿放在三木的頭，一聲喝時，夾棍一束，那賈李魁早喊道：「小的說實話就是，原是賭博呀！」不說此時譚紹聞、王中早魂飛天外。且說角門外張繩祖、王紫泥伸頭內望，原指望董主簿受賄追比，不料錯撞在這個縣包爺手裡。遠遠望見要動夾棍，張繩祖覺口中苦味，已是膽經流出綠水。王紫泥褲襠中早犯了遺尿之症。

再說程公，見賈李魁招了賭博，已知哄誘書愚，並使譚紹聞誤了考試，耽擱功名。怒上加怒。賈李魁在夾棍眼內，疼痛難忍，只得把地藏庵姑子怎的送信，王紫泥、張繩祖得信怎的要酒，紹聞怎的吃醉，黃昏怎的哄賭，臨明怎的寫票畫押，供了個和盤托出。程公見扯出尼姑來，怕扯的頭緒多了，難以就事結案，便道：「再要胡說，定要再枷。放他起來。」遂叫傳呼張繩祖、王紫泥到案。程公方要拔簽差人，賈李魁道：「王紫泥、張繩祖他兩個，現在二門外看審官司哩。老爺只叫這二人到案，便一清二白。」程公即著門役叫二人上堂。那張、王二人在二門以外伸頭正望，猛然兩個差人，走到面前道：

「二位紳衿，老爺有請。」這一驚，真是滿月小兒聽霹靂，骨頭兒也會碎的。少不得隨著衙役，像軟腳鴨子一般，上堂跪下。

程公道：「二位既係紳士，無故在衙署前探頭伸腦，看些什麼？」王紫泥道：「原是會課回來，見父母坐堂，略站一站兒，看看王法。不敢犯父母的堂規。」程公道：「料二位無事也不來。既為紳衿，緣何開場誘賭，知法犯法？這來衙門走動，不是希圖貪緣，就想把持官長。若不重懲一番，本縣就要吃你兩個撮弄。暫且押在班房，準備細審。待詳革以後，便於施訊加刑。」

程公說罷起座，雲板響亮，堂鼓擊擊幾聲，退堂回後宅而去。

有詩為證：

峨冠博帶附斯文，壁水藻萍泮水芹；

末職貪婪聯契好，惟愁指斷脊梁筋。

